時代青年

（第二十期）

我怎樣讀報紙

陸露棻

托爾斯泰在他的巨著「安娜·卡列尼娜」中描寫一個典型的中級公務員怎樣生活在一個鐘形期的社會裏，這個人就是奧布浪斯基。在這本書的開頭幾頁就寫下一段，這位被諷刺的人物是怎樣讀他的報紙的，使可以引來作爲我們的參考：

奧布浪斯基把辦公處來的文件拉到面前，迅速地辦完了兩件公事，用大鉛筆做了些記號，於是把文件推在一旁，喝向他的咖啡。他一面啜着咖啡，一面打開還潤濕的早報，開始讀起來。

「奧布浪斯基定閱了一份自由主義的報紙，不是極端的，而是雖護大多數人的意見的報紙。雖然他對於科學、藝術和政治並沒有特別興味，但他卻堅持大多數人和他的報紙對於這一切問題的意見。祇有在大多數人改變意見的時候，他這纔跟着改變——或者，更嚴格地說，他並沒有改變，而是意見自身不知不覺地在他心中改變了。」

這是說明，在態度上奧布浪斯基是怎樣讀他的報紙的。依我看來，依照這個方式讀報紙的人應該有着極多數的比例。我們看去也許毫不引爲驚奇。要是我們記得這點抗失，這位偉大沉痛於時代的革命家的一段懷惜的話，我們就會覺得這種態度是可卑的。這位革命家曾異常憤慨的對着沉醉在酒巴間的酒徒，紳士，「高貴的仕女們」說：「你們這樣悠閒而愚地飲着咖啡，抽着雪茄的人們，一眼地翻查完了整張的報，好像全是毫不關痛癢的，你們爲什麼不知道，這裏小小的一行，那裏短短的一段，不正是證明着多少人的生命犧牲了，多少人的眼淚洋溢着，多少人在受凍，挨餓，分秒不離地和死亡，毀滅角逐，掙扎，你們卻在這裏微微的特笑，在這裏跳舞，在這裏笑，……」

讀讀自由主義的報紙，讀讀共產黨的新華日報，及「羣衆」。如果你是共產黨，你也該讀讀自由主義的報紙和中央日報，可能，那末我們會可訂一份自由主義的報紙，它的報導和論調至少是比較不偏不倚的。

我所訂的是大公報，我有一位朋友也訂份報，但是他時常要竭煩送報的換來換去，三個月來他把十幾份報紙都看過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出錢訂報紙，治人家當跑馬廳。」這位朋友一起之下，把報紙停了，而這三個月來我也就借此機會把各報看一遍。這應該知道貼本賠錢印出報紙來，當然有他們的目的。不還要是在到閱的夾縫裏去尋，去讀，也可以尋出道理來。

不知爲什麼，我和別人有點不同，接還報來我第一眼不看電訊版國內外的大標題，就看一看社論的題目。這是我養成很久以來的習慣，我想這原因是在戰時審查的時候，戰時我時常跟着火線退，消息在報紙出版以前就傳來傳去了。於是一翻開報就讀社論。我先把社論從頭至尾讀一遍，從來不下判斷它是否說得對，於是我看大標題，與社論有關的大小新聞，一面讀一面自己論斷自己的觀點和看法。往往覺得自己的見解和社論相同，相等，有時也有不同，或相反。在不同或相反的時候我不武斷我的錯，或社論的錯，我總歡喜把前後以及各通訊社的電文對讀一下，這樣可以看出新聞的眞正的性質。大公報十分肯煩用各通訊社的電文，這是我歡喜大公報的相當重要的原因之一。當國內外有許多政府的事件時，大公報不漏載，也不隱蔽，也不糊張的忠實報導，這是各報所不大有的事情，同時，分社各國各地的特約員常常有線合的報告，更使消息源源斷有力。

讀完新聞以後，往往發生問題。我有一張小小的卡片，每天照例填進去關於發生的問題和可能的解答。並且把重要的新聞和論文，資料作一簡略的記錄，以備不時之需。之後我就開始翻閱經濟新聞，因爲我自己是學習經濟的，讀經濟的專論，在行市表裏我按照出五種物價的代表物，按日填到我的特製的物價波動表上。這樣的向上翻閱，我已有一丈多長了。

至於國刊，我並沒有每個都看，這要看我自己當天的時間和工作的情形。我的時間允許，就多看一點，時間不允許，就少看一點。

關刊讀完了，就稍稍看一看「讀者之頁」，看看人們的呼聲。看看體育和教育文化的消息。最後我還略略地看看出版界消息，和新書雜誌的廣告，可使自己去書店前有一個準備。

我曾去訪問過八位訂閱報紙的朋友，我問他們爲什麼要訂報，什麼是他們所要看的。其中有四個回答是各色各樣的，「沒有事，看看報」，「看看行情」，「知識份子那個不看報的」，「看他們怎樣打法，看他們打什麼算盤」，「我關心世界，或者關心我自己，都一樣」，世界和我之間已經發生了密切的關係。……那麼你爲什麼要看某某報，「消息正確，言論公正」，「看他們怎樣造謠，吹牛」，「買報紙都要這個數目」。

海軍軍官學生

夏辛耕

拘着一顆熱烈的心，職職皎皎的搖籃。抓去先受三個月普通的軍訓。初起一二個星期，每晚覺兩腿酸痛，前沒有的事人氣概。受訓兩個月後，到另一地方去。訓練無形地停頓了兩小時。我們想這是長官叫我們實做打掃搬運等雜事。「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伙伴均如此想。上面又有指令，又道我們已改爲海軍軍官學校的學生了。

中國人有堅韌性，抗戰才能勝利。但幹學校每天仍是守舊，我只聽上官說陸軍只兩餐呢。一拖就是四個鐘頭，哭哭啼啼有的。我不相信每年輕人會有眞正的感傷，即使有，也不能與其存在。而在這裏的環境，除了麻木和自欺欺人，誰又能有衷心的歡樂？於是，我開始覺着這些不愉快的事，都是虛假的。我不願意虛假，我要眞實。

我發現自己一年以來，我已形成一種感情的眞空；彷如金魚中的魚，在受着滿心的熬煎。並不是悲哀，果然是悲哀也是我所需要的。歌德有句：「誰不曾含着淚吃他的麵包，不再曾愁着夜哭，他不知天地間的眞實。」我要揚棄這個裝飾的煩惱，我不再多愁善感，不再借酒澆愁，不再以白眼看世人，不再憤世嫉俗。我要以自賞，不再憤世嫉俗。我要以健康的笑，以表心的歡樂，來以強韌的生命力，投向我底未來的理想。對罪惡，對一切失意的事，我要敢笑，敢鬨，敢恨，敢怒，敢憐憫，敢反抗，敢作樂觀的鬥爭！去吧，在偽裝也好，狂笑也好，沉默也好，總必須要用眞實的感情和堅定的意志來開始和結束我們區一串生活的追求。個若是虛假的眞空裏，就將是我的全部否定。我要揚棄這個裝飾的煩惱，我不再多愁善感，不再借酒澆愁，不再以白眼看世人，不再憤世嫉俗。我要以自賞，不再憤世嫉俗。我要以健康的笑，以表心的歡樂，來以強韌的生命力，投向我底未來的理想。對罪惡，對一切失意的事，我要敢笑，敢鬨，敢恨，敢怒，敢憐憫，敢反抗，敢作樂觀的鬥爭！去吧，在偽裝

營中生活

三天後我在新橋附近一個破舊的軍房裏拿新領的兵服，穿上身，和十幾個新兵在一起，由老兵領導着，排成隊伍，向營中走去。營中山坡上有一座很大的兵營，營房裏除掉幾間給官長們住的以外，都是一間很大的屋子，裏面擺着一張張的木板床（竹床），外就是荒山野地了。連板是睡覺的地方，也是吃飯的地方。

說到訓練，是最嚴人的話，緩然司令官每星期例要弄幾次，隨時我出來，當眾點名一次，但是很兇的，有時候一次點名到四五次就沒上過，只有一次點名，一次不到，就要受罰。

營中的生活，是很苦的，每天早晨五點鐘起來，要抄寫二十至三十封的信件，寫一篇七點鐘以前交出。每天吃飯，是一個人一個飯盒，菜是一種，有時候是一塊豆腐，有時候是一塊肉，有時候是一塊魚，有時候是一塊鹹菜，有時候是一塊蘿蔔，有時候是一塊豆腐乾